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三朝北盟會編卷五十二

宋 徐夢莘 撰

靖康中帙

起靖康元年八月二十日癸丑盡九月三日丙

寅

李若水奉使金人于山西軍前初朝廷欲遣使金國以
租賦贖三鎮令侍從臺諫各舉三人有舉太常博士李

若冰者上召見惡其名若冰上曰若猶弱也冰猶兵也
兵不可弱遂賜名若水除秘書省著作佐郎借秘書少
監使于金國山西軍前

八月二十一日甲寅差監察御史張澂前往廣南追逐
童貫

二十三日丙辰誅童貫于南雄州先是朝廷差監察
御史張澂將帶開封府公人前去廣南追逐童貫所
至州軍行刑八月二十三日至南雄州追及童貫縛

依聖旨處分斬于使院凡三刀不過乃倚屍于門闕
切斷之取其首用水銀等養浸齋管赴闕 中興姓
氏奸邪錄曰童貫字道夫開封人也少為內侍出為
登州巡檢頗有材幹後徽宗器用之政和二年與鄭
久中使于契丹邀馬植來歸以謀燕山諸州後為陝
西宣撫使督軍與夏人西蕃戰葦葦平破臧底河
累有功然貫身在數百里外遙為節制加節度使
六年簽書樞密院事又加太傅宣和二年方臘反睦

州陷溫台婺處杭秀等州東南震動以貫為江浙宣撫使領劉延慶劉光世辛企宗宋江等軍二十餘萬往討之貫行方事急上為出城東以餞貫握貫之手親送之曰東南事盡付太傅必有急緊不得已可徑作御筆行下貫至浙率諸將擒獻于京師加太師內侍邵成章言貫之姦上不納四年閩契丹國亂大金來結盟約夾攻之也上銳意取燕山九州命貫為宣撫使貫乃令趙良嗣馬擴使于大金密請進兵以襲

燕山大金下燕遣人邀貫命統制姚平仲往交燕山諸
州封廣陽郡王貫之親軍號為勝捷軍請給倍于諸軍
貫已貴而驕不卹將士賞罰不明紀律尤亂僕役皆為
顯官胥吏李宗振門客范訥皆節度使尤不用人材陝
西河北因數用兵軍民皆不能卹其家園池沼甲于京
師金玉數十萬計服食無異御府故天下怨之六年秋
復領大兵軍太原雲中七年復出聞大金兵盛乃還徽
宗遜位貫領兵隨之南幸太學生陳東上書極言其姦

惡靖康元年臣僚屢言之責授左衛上將軍致仕後再言其罪責昭化軍節度副使郴州安置再言曰金人之熾緣契丹之滅也契丹所以滅者緣貫殘其國也若斬貫以示契丹以釋其憤契丹之怨稍平金人之師自退命監察御史張澈追貫至南雄州數其罪而斬之年七十三梟首京師百姓皆悅童貫始為殿頭元符末主杭州之明金局蔡京時被責在焉貫能媚事人且深奉蔡京自言頃押衣襖茶藥奉使于陝西者凡十一每為

蔡京歷道五路利害與諸將之玩敵京器之及作相會上欲收復青唐乃以貫為監軍既下青唐遂竊威名大觀中再出討臧征僕哥有功俄遷節度使是後上數欲命為開府始賜第建閣又許造錫名曰褒功而止繇是怏怏不滿後蔡京出政和元年貫副尚書鄭久中奉使遼人蔡京時在杭州聞之因附使人密奏曰貫實無大能偶以青唐事遂竊威名宜深藏之以懼敵國今遣使遼豈不為所窺乎上報曰遼主欲之耳彼既邀我我因

覘之不亦可乎自是始啟北征之漸貫遂引馬植來奔
馬植者趙良嗣也貫已大用事數壞邊事獨不可制朝
廷於是下詔疏其六事命右司郎官方邵為察訪俾廉
之貫乃使人隨邵伺其所為先得以白上及邵還奏每
一語上隨以折之曰卿不知是事云云乃御前處分也
邵大怒當御榻不去盡發貫罪惡敗壞國事於是邵得
罪而終身不復自後天下為貫結舌時官制改乃以為
太尉是猶前日意不得開府也至五六年則開府少保

不能過矣初獨簽書河西房事俄遂領樞密院未久又
上平燕策大欲生北釁密遣人使海上結約矣改為司
空領樞密院遂日出赴朝班每在朝廷則衣三公之服
與執政同奏事入內則衣內侍之衣執洒掃之後又數
搖東宮力主鄆邸與蔡攸俱奉詔結鄆邸為兄弟且養
西兵號勝捷指揮為親軍屢增至千數百人宿輦下中
外為之寒心及金兵至太上南幸時上欲趣武關入長
安會兵圖收復而朝議以貫守東都然倉皇時貫自從

太上行俄而貫得罪朝廷䟽其十事遣監察御史視行
刑者斬焉貫無他能但有度量善容納則世所未見始
青唐因人成功後徒以金帛賂敵取名入則籍宣撫司
之富盛以奉至尊賂後庭又反賂諸小璫及親近者為
援凡皆用是術至金人一不能賂則敗矣又其狀燕頤
瞻視偉如獨不類宮人喉下皮骨悉如鐵始貫欲自謂
韓魏公之出子數以言動吏部侍郎韓彥粹粹毅然曰
先公平昔無茲事於是王仲疑者久依貫聞是而自詰

貫識之以為珪之子也貫大喜故王氏於政和以後恩數及褒詔悉貫之力大抵不揆凡若此故自政和末國柄皆繇是物而天下寢亂矣 政和初童貫承蔡京意旨大啟苑囿以娛樂導上為遊幸之事貫率楊戩賈詳藍從熙何訢共五大閹徙大內之外諸庫遷二僧寺徙二軍營而改築延福宮五閹各有分地自為制度務尚華侈不相沿襲樓殿相望築山引水草木怪石岩壑幽勝又跨舊城取濠外地作景龍江芙蓉城蓬壺閣擷芳

園曲江池各有複道以通宮禁又為鹿砦鶴莊文禽孔
翠諸柵多聚遠方珍怪蹄尾動數千寶之又効江浙為
白屋村居野店酒肆青帘其間景龍門冬十二月張燈
至上元名曰預賞又寶籙宮山中皆包平地環以嘉木
清流列諸館舍臺閣多以美材為楹棟不施五采有自
然之勝上下立亭宇不可勝數若江南陳後主三品石
姑蘓白樂天手植檜太湖靈壁慈溪武康諸石二浙花
竹雜木海錯福建荔枝龍眼橄欖海南椰實湖湘大竹

文竹江南諸果登萊溜沂文石二廣四川異花奇果率
入其中總名曰艮岳後又曰壽嶽門號華陽自華陽門
入兩傍有丹荔十八枝大石曰神運昭功者立其中旁
有雙檜一夭矯者名曰朝日升龍之檜一偃蹇者名曰
卧雲伏龍之檜皆玉牌填金字書之岩曰玉京獨秀太
平岩峯曰卿雲萬態奇峯又有絳霄樓金碧相間勢極
高峻在雲表工藝之巧無以出此貫又引朱勔取江浙
花石皆隸貫主之士庶之家有一花一木之美悉以黃

帕覆之名曰御前之物不問墳墓之間盡皆發掘所載
動數百舟號花石綱所過州縣莫敢誰何諸路大騷以
致于亂宣和間都下秋風夜靜禽獸之聲四徹宛若深
山大澤陂野之間識者以為不祥也七年北方盟寒朝
廷戒嚴取山禽水鳥十餘萬盡放諸汴渠聽其所之靖
康初金騎既至闕又取大鹿數千百頭殺以啗衛士及
圍城取諸石為砲云

二十四日丁巳李若水以吏部侍郎充山西軍前和議

使王履以相州觀察使充山西軍前和議副使

九月一日甲子朔吏部侍郎充大金山西軍前和議使
李若水相州觀察使副使王履出國門

三日丙寅王寓除尚書左丞王寓為起居舍人正月諫親
征罷之未幾復除禮部侍郎遷翰林院學士至是為尚
書左丞王寓繳親征劄子曰今月初三日亥時准門下
省兵房送到錄黃四件三件為團結在京及京畿諸縣
河南等處兵馬祇備親征一件為應親征典禮令有司

疾速檢詳以聞事付臣書讀者右臣竊詳金人入邊朝廷憂恐宰相大臣聚議都堂已半月餘日矣所謂守備攻取之策尚未聞有定說大師未遣士氣不振陛下嗣位之初躬宵旰之勞日宴坐朝憂形于色而大臣中未聞有慨然請行為國排難者乃遽有親征之議臣竊惑之此事若出陛下之意大臣當伏地叩頭陳垂堂之戒若大臣建議是賊君之大者前日知真定府劉韜乞速擇名望大臣為敵人所信慕者奉使議和庶幾兵革休

息大臣於此亦可以請行矣乃止以遣使報之其意不
過謂已遣李鄴輩不必更遣大臣耳前日謂不必遣大
臣今日乃欲遽煩陛下親征何其輕重緩急大不侔矣
陛下嗣守神器當念祖宗長久之慮鑒興一動安危禍
福之機在焉且自陛下踐祚以來民心安悅如戴堯天
儻輕此舉民心謂何若姑假此名以肅師旅此尤不可
蓋此詔一出都人民情搖動外患未平腹心已潰矣在
景德中真宗皇帝澶淵之行當時猶曰幸而克敵以今

日觀之國力盛強民財豐實將相得人士卒用命能如
景德之時乎陛下乃欲輕萬乘之尊蹈不測之險三尺
童子亦將為陛下寒心臣父易簡常備位東宮僚屬父
子荷國厚恩而臣復處封駁之地不敢不為陛下盡告
區區愛君之心死不奉詔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讀行下
謹錄奉聞伏候勅旨 王寓使于金國不行罷尚書左
丞責授單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資政殿學士王易簡
與宮祠王寓新除尚書左丞詔寓使于金國軍前奉五

輅而行寓有懼色門下客李允文假設八難以問寓不能對入見上辭其行不能寓固請且曰臣夢祖宗怒以五輅奉金國上大驚詰其故曰祖宗何故不賜夢與朕而與卿耶寓言臣承命而行職在臣也故祖宗賜之夢而警焉上曰何以驗之寓辭窮何桌叱之曰王寓狂妄可退寓惶恐戰慄异日寓見上辨其事曰非臣之詐也乃李允文教臣為此語且謂臣曰不托以夢不能免此行上怒之其父易簡亦上章祈懇免行乃降旨曰王寓狂

誕避事追還左丞詔命付尚書省毀抹責授單州團練
副使新州安置父易簡落職與宮祠並日下出門勅朕
聞路溫舒以丞屬而往請絕域傳介子以馬監而求使
大宛蓋委質而為臣無辭難而避事苟懷誕誕曷追典
刑具位王寓世荷國恩蚤塵華貫昨於纂承之始首掛
謫訶不忍棄捐於終復加湔洗罔思報德惟務懷安適
邊境之繹騷遣近臣而計議邀功生事黜賈生係頸之
謀罷兵息民講魏絳和戎之策擢爾侍從之列置之丞

轄之崇特加寵數之優式示光華之選逡巡求避撰造
不根逮詰責而辭窮乃張皇而情得方主憂臣辱爾乃
便私之求苟罪大責輕難示方來之戒姑從散秩往處
嶺南尚務省修以待寬宥帷幄近臣義莫先于體國潛
宮故老情宜篤于愛君苟罔恤于艱難乃唯圖于安利
刑章具在容貸敢私具位王易簡頃以進讀之官而偕
攀附之列視樞廷之品秩既顯其身掌鰲禁之文章又
擢其子寵數已榮于兩代忠孝宜萃于一門逮遣使而

出疆乃恃恩而擇事寓既造漆而屬請爾亦露章而懇
祈教子以義方不蹈忠臣之節愛人以姑息亦非君子
之風鑄秘殿之隆名即外祠之間逸往思其咎無蹈後
愆殿中侍御史胡舜陟劄子論兵機事臣觀敵情
狙詐多方見誤去秋盛傳劉彥宗之亡彼方且點集人
馬今春又傳烏奇邁之亡幹里雅布歸傳位彼方且休兵
燕山今又傳尼堪之亡又曰畏熱而投雲中然晉絳城
下兵勢愈強軍壘愈多我師之出出無不敗則尼雅滿果

歸乎金人誤我使不設備故其奸計每每如此臣竊怪
敵出詭道無窮而我誤彼了無一術間有臣下所獻計
畫如用間諜如設水櫃如招叛亡如擣空虛如攻其必
救如分其兵勢三省密院騰播于天下大書文移處處
有之安知其無奸細傳達于敵庭凡有措畫動輒知之
彼必思所以應之之道我能制勝乎臣願陛下密詔將
帥嚴防武備勿為所誤更詔三省密院凡事屬兵機勿
得降出奏依

三朝北盟會編卷五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三朝北盟會編卷五十三

宋 徐夢莘 撰

靖康中帙

起靖康元年九月三日丙寅盡其日

尼堪兵陷太原河東安撫使張孝純被執馬步軍副
總管王稟死之運判王毖提舉單孝忠皆被殺通
判王逸自焚死 宣和錄曰先是太原被圍提舉

保甲鄭誼自城中出傳檄諸郡使為備諸郡悉集
城下為守禦計尼堪由是圍太原未下分兵守之
義勝軍引尼堪陷威勝軍及隆德府欲攻澤州逢
朝廷講和官乃還太原遣人入城諭之曰朝廷已
割太原矣亟開門孝純并副總管王稟曰朝廷使
汝交割太原但奏朝廷云某等不肯堅守如初金
人大怒無如之何留兵數萬守之而自歸雲中敵
衆於太原城外植鹿角木環其城厚數里中為小

徑往來縱犬警之是時天氣已熱敵兵各休于林
樾之下而分食于太原十邑其守已固敵將既歸
雲中有謀者來云四月二十七日於雲中張飲而
慶者三日漢兒番兵打毬以助焉太原雖被圍甚
密而竊出告急者不絕皆於衣領中為奏狀以達
朝廷且速令進大兵解圍告急之人不能脫者間
為敵獲見其書知朝廷興兵敵亦甚懼其告急之
人能至晉絳者皆枯瘠如鬼曰太原城中煮弓弩

及皮甲食人將告竭矣朝廷命姚古為制置使領兵駐威勝軍其兵無故驚擾自威勝遁還隆德一路皆震人民奔懷澤間者甚衆是時諸路救兵未有至者獨种師中以本部兵最先進五月初及金人戰于平定威勝之間金人以鐵騎突陣師中死之至六月初太原告急者益少人皆知困内外憂恐或聞李綱為宣撫已到懷州及分命劉韜為副使當平定之路解潛為制置當威勝之衝折可求

為都統居太原之北張思正亦為都統制當文水之南且命張灝為陝西路都漕兼河東察訪而督其軍軍旅甚盛河東之人皆喜曰太原圍解河東安矣然河東七月雖暄旦暮已涼鎧甲可御人相視曰炎暑固不可用兵今已涼而猶未進事將奈何又見官軍之過者皆江浙閩蜀之人俯僂跛躄竟日轉徙道路之間問之曰汝何為者曰救太原兵也識者默然或有知兵者私相謂曰敵數不多

廣為虛寨以張聲勢耳若使諸路同日而入敵必不能支吾取勝必矣若參差不齊勝負未可知也八月初劉韜解潛失利賊乘勝急攻太原遂破實九月初三日也封氏編年曰初尼堪兵之圍太原也經畧張孝純撫諭軍民曰金人雖在城下無能為害太原自古雄藩城堅糧足加之兵勇我非不欲出師當俟金人糧盡氣失將驕兵惰乃候援兵附近內外相應使敵騎匹馬不歸上為朝廷報國

下為汝等血屬可乎衆皆唯諾故數十萬坐守危
城無有異心孝純之力也被圍既久孝純遣人縋
城赴闕奏云契勘太原被圍今已八月餘日城中
居民死亡八九守禦之卒餓糧已絕以鎧甲充食
者已二十餘日卒多疲病敵人知之外為攻具甚
盛諸道援兵杳無來耗城中危急朝不保夕臣以
倉卒反側之間雖尚且勉強彌縫支吾然觀其事
勢若援兵更數日不到必至上誤大計臣盡節効

死自斷既久唯自遇陛下不世出之主恐不得預羣臣之列少助尺寸而上無補宗廟萬分之一下不能全闔城忠義之民望闕忍死死不瞑目所望朝廷博謀廣訪長思深慮為社稷天下之計不勝幸甚又貼黃曰臣竊聞宣撫制使等諸道聚兵恐是計出萬全不止解圍太原遂將盡復侵地但緣本府已危決難等待臣已中宣撫制置等如師並進必以戰勝即乞指揮諸將不論太原存亡乘勝前來措置兼臣等尚以死守尚

覬覦王師之來又與男灝書曰城中事勢奏檢中具之
兼已申宣撫制置使汝更可少闕諸司兵餘不復言此
中況味正如病危待汗存亡須臾而呼醫未至其荒擾
可以想見也迫切迫切又云醫久不至今膏肓矣可奈
何然而忍死以俟尚冀靈丹速投起此危症也又云忽
收敵人文字雖不可憑信然援師之來無耗而力已危
極不無憂疑果可奈何又云契勘今月十三十四十五
日據遂壁照望得敵馬自東南傍城頭北去意謂援師

相近逼逐前來至十六日後來却有敵數千騎節次南來至二十日照得二三千騎復自晉祠榆次路北來連日往來不定竟不聞王師遠近消耗闔城軍民久已乏食又無生路極不安帖事勢愈危死亡之期近在朝暮可速赴宣撫制置使司速賜催促大軍星夜前來解圍為望又云今日申時已寫文字未發間東壁報有金人數隊到城下賫到已屯駐大軍太原貝勒文字大畧云汾州南關平遙壽陽等處諸頭項官兵悉已戰退雖

敵計姦狡語言狂妄不可憑信但緣援師屢失期約又無端的來耗闔城之人愈更憂疑可體念本府事體危急人口反側促督大兵前來解圍萬一僥倖獲濟尼堪攻城之具曰砲石洞子鵝車偏橋雲梯火梯凡有數千每攻城先列砲三十座凡舉一砲聽鼓聲齊發砲石入城者其大如斗樓櫓中砲無不壞者賴總管王稟先設虛柵下又置糠布袋在樓櫓上雖有所壞即時復成又尼堪填濠之法先用洞子下置車輪上安巨石木狀似屋

形以生牛皮漫上又以鐵葉裹之人在其內推而行之
節次相續凡五十餘兩運土木柴薪于中粘罕填濠先
用大板薪柴次以薦覆然後置土在上增覆如初王稟
每見填即先穿壁為竅致大韃在內俟其薪多即使放
燈于水中其燈下水尋木能燃濕薪火既漸盛令人鼓
韃其焰亘天至能不令填濠其鵝車如鵝形下亦用車
輪冠之以皮鐵使數千百人推行欲上城樓王稟於城
中亦設跳樓亦如鵝行使人在內迎敵亦先以索絡巨

石置彼輶車上又令人在下以搭鉤及繩拽之其車前
倒又不能進其雲梯火梯悉用車輪其高一如城樓悉
如王稟隨機應變終不能攻我又嘗內起重城慮外壁
之壞無何人衆糧乏三軍先食牛馬騾次烹弓弩筋甲
百姓煮浮萍皮糠粃草菱以充腹次即妻男將斃雖慈
父義夫無不親食其肉不暇相易恐斤兩輕重人之不
等也非王公之巧則太原不旬月即失矣 又曰太原
被圍二百五十餘日外城已失月餘城中乏薪乃毀屋

取木燃骨充爨殍死百分僅存一二餘皆病不能振雖被堅執銳者以其饑乏悉委軍器但倚壁瞠目不能步走至是金人攻重城如蹈平地王稟聞金人入城復領羸兵與之巷戰身被數十鎗孝純等為金人所執尼堪使謂曰爾以一城輒敢拒守且大遼為我滅今城既為我得有何能乎孝純曰使我有糧爾豈能逞其志也聞自古為天下者務廣德不務廣地爾滅大遼不使繼世滅人宗廟德既不施地雖廣大極盛必衰兵雖驍武好戰

必亡尼堪因笑謂之曰大遼天祚內政不修外侮鄰國攻
獵不時女色無厭甘酒嗜音我家大聖皇帝知其必亡
躬行天討以順伐逆社稷丘墟固以宜已何云無德爾
家國主遣使海上就盟者屢矣數數敗好太祖武元皇
帝存大體不欲出師問罪我家既得雲中聞你家始以
兵來朔界後趙良嗣馬擴等來我皇帝責其敗盟乃不
遣使事本當不欲通和以良嗣等再三請求乞依和好
大聖皇帝降旨云初以南朝失信斷絕無疑緣南朝皇

帝御筆親書今更不論元約特與燕京涿易檀順景薊
六州二十四縣漢民其係官物及奚契丹渤海西京平灤
等州不在許與之數後聞你家竊入燕京用兵失律敗
衄奔歸童貫再遣趙良嗣求禱我家圖燕京我大聖皇
帝遂分三路入燕偽后奔走遼大臣開門以降乃遣馬
擴歸你家朝廷獻捷我大聖皇帝不豫歸國交與你燕
京你家遣詹度使人招我家知平州張覺加其節鉞使
世襲平州又將不係交割民戶招誘南去敗盟之君有

如此乎向者我皇帝遣二太子郎君與我等分兵問罪
天兵既抵汴京你家君臣哀鳴請和請割三鎮二十州
以贖罪太子矜憐從請遂乃班師誓墨未乾盟言又變
三鎮不還以兵襲我自古違盟不克享國今再奉勅命
復行弔伐汝宜自新吾當用汝孝純曰朝廷之事我未
嘗預聞唯被命帥此一方世受國恩焉敢背棄我聞不戰
屈人之兵為上向數攻城未嘗得志近以我兵饑乏故
城為你所得又況攻城為下策何足道哉孝純唯有一

死以報朝廷勿復多言遂瞑目不語尼堪又使人捽仆
孝純及子決于地曰從我則有生理不然吾以萬種之
刑及你父子決大聲曰我不負朝廷頗被楚捶抗言不
撓父子要其必殺尼堪曰你父子不畏死先取餘官來
令看遂將統制高子祐統領李宗顏運副韓總提舉單
孝忠廉訪狄充通判闕姓岌張叔達三十餘人皆被殺而
孝純父子顏色不變尼堪顧謂高尚書曰押去勿令自
盡孝純不食者累日稍稍為左右誘令啜粥食尼堪令

人押赴雲中 傳記錄曰尼堪之師至太原城下太原亦堅壁固守尼堪屯兵圍之悉破諸縣為鎖城法以困太原鎖城法者於城外矢石不到之處築壘環遶分人防守內外不相通遂陷 林泉野記曰張孝純知太原府兼河東路安撫使靖康初尼堪來攻先築夾城於外期于必取百道進攻孝純與副總管王稟以死守姚古种師中解潛張思正皆來援敗去授檢校少保武當軍節度使河東諸郡相繼陷沒城中易子而食城破孝純

不得已遂降 遺史曰金人攻太原築長城圍其外用
雲梯砲石鵝車洞子分道併力攻衝張孝純與王稟死
守朝廷遙加孝純檢校少保武當軍節度使姚古种師
中解潛張灝以兵赴援解潛兩敗績古師中灝一敗績
太原以糧盡而援兵不至軍兵多餓死稟知太原不可
守乃走入統平殿取檀香御像以足練繫于背縋城投
溪而死 金人節要曰王稟係宣撫統制官自童貫棄
太原入覲留稟守太原太原守禦稟功為多至城陷也

稟引疲乏之兵欲出西門無何西門插板索斷不能出
之金騎已入城倉卒之間士卒皆潰左右勸稟降稟歎曰
城陷士無戰志又且門阻乃天亡稟也稟豈惜死違天
命而負朝廷哉遂自盡後尼堪購得其屍令孝純驗之既
實尼堪遂向屍戟手大罵率諸人執兵同踐之而暴于野
靖康小雅曰王公諱稟宣和七年秋金人非時遣使
來名曰告慶實覘我虛實也復給言于太上請童貫至
河東且授以雲中之地既信之不疑貫乃出宣撫時尼

堪遣其下竇默里來迎貫于天長軍言詞不遜貫猶欲厚以金帛啖之謂雲中可得也遣辛興宗偕往見尼堪興宗至其帳尼堪猶厚為之禮以好詞遣回時敵騎已集入攻有日月矣而貫不之悟興宗歸未浹日而尼堪徑董師已及塞上警報至貫以歸調天下兵拒敵為詞棄軍夜開太原門而出日馳數百里還京師是歲十二月十六日也留公為太原副帥因總宣撫司之兵屯者是月尼堪入代州忻州守臣及石嶺關戍將皆開門迎降敵

長驅太原時二太子已陷全燕之地矣十九日太上皇
帝以郊祀禮畢恭謝上清儲祥宮兩邊上章告急且乞
援師樞密蔡攸匿不進呈是日蔡靖郭樂師張孝純各
遣官星夜奔走皆至京師攸貫知不可掩乃奏之太上
大震不終禮亟還內中遣中人梁方平以兵守河橋又
遣何灌將兵屯滑州以為之援貫攸等密預議遂傳位
淵聖且為出避之計攸恐身去朝廷禍將不測遂用吳
敏自給事中為中書侍郎李綱自太常寺少卿為尚書

右丞託以庇其家且謂敏有定策之功焉二十三日遂行內禪之禮太上退居龍德宮二太子既破信德府遣郭藥師以輕騎先據河橋敗梁方平于大丕灌力不能支亦退走未幾二太子兵濟河明年正月五日貫攸挾太上皇帝后妃鄆王楷等東走淮浙敵騎至國門之北閱月議和乃歸而尼堪以為太原未下河東勁兵必乘其後因留攻太原公時總守禦之職以死拒敵城中食盡至煮弓弩馬甲筋皮充糧雖尼堪盡銳攻之自十二

月至七月不能支諸道援兵如姚古折可求劉光世种
師中劉韜張灝解潛等軍四面俱至敵分兵摧之皆不
得前九月初九日城遂不守師臣檢校少保張孝純不
能死為敵所擒公獨率麾下決戰突圍而敵騎追之力
戰不解部曲盡亡遂負太原廟中太宗御容赴汾水而
死嗚呼自京黼蠹國縉紳之士久以欺罔相承諂諛成
風俗靡極矣無復長慮却顧天意既怒假手强隣公之
不濟天也雖亡身徇義其如天何彼尸將相之任者愚

不知機莫不上貪其生不肯盡節然往往不免拘執或
不得其死孰若公挺然自斷視死如歸忠烈如是之盛
哉詩曰矯矯虎臣捍城於并殫其智力為國長城攻踰
兩時敵不能乘無食無援百雉乃傾負像赴水義不苟
生大節卓偉千載光明 靖康遺錄曰金人攻陷太原
張孝純拜降太原城方四十里人守甚堅百姓自十五
以上六十以下皆籍為兵屋舍皆拆去壁令所在相通
貧富如一家相持半年救兵不至糧食既盡殺老弱餉

軍敵知城中困甚以雲梯登城守者皆不能運動遂破縱兵入城無問老幼皆殺之焚燒屋舍夷其城廓太原自此遂丘墟矣 靖康小錄曰初太原之圍自乙巳十二月至丙午九月初三日方破因糧盡援兵不接城中殺人而食困餓死者十將八九守禦人所食草木根及煮衣甲皮至是始困敵得乘困破之居人及守禦向敵死者無數城破守臣張孝純持刀欲自盡左右侍兵抱持奪去為番人擒擄惟通判王逸誓不屈辱登閣抱太

宗御容令人縱火而死太原陷時又有轉運判官王岌者提舉常平單孝忠亦死于難後因岌家人自言贈正議大夫詞曰頃以才選轉漕河東而敵國之衆長圍太原身與帥臣嬰城固守王畧不贍卒為敵圖將軍生降方安右校之位少從前死不隨屬國之歸程俱詞也

封氏編年曰張灝出榜云本司以探得太原已開了四門今晚出兵前去應援仰軍民知悉士庶讀榜者莫不相賀是夜將半灝開四門進兵往石州路去人皆驚愕

莫知其故後數日方知太原失始悟灝給衆出榜為出城自逃之計雖三尺之童莫不扼腕切齒欲食其肉灝被受勅旨令總陝西河東路將仰俾救太原者無他以灝於孝純父子也欲使極力進兵不料無其他才總師幾年未嘗以忠規秘計指蹤將兵但委士卒迎敵捍禦敗兵覆將挫辱國勢軍須億萬悲為金人所有不念君寵父恩欺上罔衆唯務自全不忠不孝有如灝者乎

三朝北盟會編卷五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三朝北盟會編卷五十四

宋 徐夢莘 撰

靖康中帙

起靖康元年九月五日戊辰盡十三日丙子

五日戊辰吳敏落觀文殿學士宮祠臣寮上言臣聞國之威柄唯賞與罰者是非之所以分而政事之所以立也若為善者不賞有罪者不罰則是非倒置無所觀矣

竊見前宰臣吳敏因上皇有內禪之意遂建白傳位于
陛下曾未累日置位輔弼自惟年少不能協副衆望乃
招賢能張大聲勢當是時也人皆稱之及敵兵既退寢
生驕心侈協贊之功偃蹇無所忌憚邊防之急不復經
意將帥之任不復介懷器甲遲緩而不預為之計糧食
稽遲而不早為之所搬運失時蠹害為甚凡此數者皆當
今之先務雖究心悉力猶懼不能以濟事而乃怡然視
之如平時可不為之寒心哉以至元祐舊臣則遏抑而

不加牽復蔡氏大惡則蔽覆而不正典刑使陛下之仁
恩不能以下布而臣寮之章疏亦沮而不行焉不問邪
正同於已者善之不問愚智異於已者惡之於是士夫
失望民庶解體則今日之罷已為晚也敏雖罷相然猶
為觀文殿學士知揚州揚當江淮之衝素號繁劇觀文
之職冠于秘殿可輕以授之哉敏以罪去尚且得此臣
懼自今以往執政大臣勤恪者無所勸而懈怠者無所
懲矣伏望陛下明其罪惡以正刑章以為後來臣子之

戒取進止又上言臣嘗觀李唐諸帝其聰明英武無若
太宗者及太子承乾廢以三子一弟未知所立其心亡
聊取佩刀自向賴長孫無忌抱持以免詣託晉王大事
方決雖其平時英畧如此一為多愛所牽不知自處乃
知在疑似之間能斷以大義畧無纖芥誠天下之難能
臣伏觀道君太上皇帝方冬銳然以大位內禪于陛下
不謀聞閭不問閭官不詢羣臣使神器永有依歸其賢
於唐太宗遠矣蔡攸出入密侍聞上皇倦勤之意甚久

奸人多慮用心不臧不肯宣露者將有所待一旦上皇
除陛下以開封牧攸知事勢已定又自度父子稔惡平
時曲憚陛下之剛明遂授其語于敏俾之建白攸又贊
敏為門下侍郎其慮患深矣敏不自揆乃攘為己功羣
小交口稱道以為有定策之勲茲實駭聞借使當時上
皇意未有所主雖有吳敏何能為哉既貪天之功以為
己有又得蔡攸所授之語惟思報蔡氏之恩畧不顧君
臣大義雖言章交攻其罪而敏橫身障蔽斥逐臺諫招

引同門以為其助迫於不得已凡三四貶竄僅能置京
攸於湖外而已陛下灼知其姦奮乾剛之斷投京海外
竄攸嶺表分布子孫各置遠方京不及過嶺而卒於善
地大不慰天下之心無不歸咎於敏者方金人南侵李
邦彥欲議和敏則以和為是雖三鎮之重遽欲棄與及
徐處仁欲議戰敏則以戰為不然雖种師中逐敵出界
不以為功王雲倍程北歸求尺書以議退兵敏遂沮其
議及解潛折可求敗衄遂復請遣使以議和其失機會

一至于此太原之圍幾年未解河北之敵既去復還其
為玩敵莫大于此言章所擊稍涉蔡氏之黨則匿而不
行進用之際稍有蔡氏之舊則力加推引惟効京攸專
權跋扈畧不知先國家之急又數與等輩交相矛盾懷
姦積惡巧佞陰狠未見其比投之遐裔尚未塞人望觀
文隆名宮祠優職豈宜畀之伏望陛下斷以不疑特賜
寵斥布告天下使上皇恩德與日月爭輝無致小人妄
有掩蔽臣將見天地悅豫神祇喜樂蠢茲敵人不威自

服矣臣有所懷不敢自己幸陛下赦其狂率取進止九月五日奉聖旨吳敏落職仍報行

九月壬申吳敏責授崇信軍節度副使涪州安置臣寮上言臣近嘗論前少宰敏掩竊上皇內禪之德自謂有定策之功及專權跋扈懷奸誤國固非一事理當投之荒裔以為人臣不忠之戒聖恩隆厚尚存體貌止令落職宮觀罪大責輕未協物論誤國欺君罪通于天雖戮市朝未足塞責陛下自即大位屏出宮嬪不邇聲色以

星文謫見避殿減膳以消天變憂勤恭儉前古未聞雖
村童野老言之尚能流涕敏身為宰輔自當仰體陛下
至誠惻怛之意夙夜在公思所以補報邇者厚費金錢
數百千置婢妾三二人以供娛樂自謂宰相事業如此
而已木石肺腸畧無憂國之心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以故內外細大之事一切不復經意同列詢訪笑而不
答伏望陛下詳臣前日所列之惡與今來所論之罪速
賜投竄未足償誤國之大過亦使知罪之不可幸而免

也取進止九月九日奉聖旨吳敏責授崇信軍節度副使涪州安置手詔朕以嫡長受冊建儲十有餘年上皇畀付之意既已大定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忽降睿旨建朕開封牧乃用太宗故事卿大夫知將內禪矣及二十一日宣制而百司庶府以至都人亦莫不知是時蔡攸領樞密院自知罪惡貫盈他日不免乃引給事中吳敏於宣制日入至玉華閣玉華閣者禁中深入之地非外廷臣所得至處又二十三日引敏連入蓋攸方經

營江浙之行欲留腹心之士置在京師候伺動靜中外相應其事詭秘難使衆知故引敏入深密之地與謀耳攸觀東行言章擊蔡氏者日至而敏傾身障之詭計百出終以敗露及蔡京子孫皆遠竄而京子條至荆南託進士黃大本附書寄敏為開封緝捕得之其書責敏曰僕父兄於閣下可謂有德矣閣下自布衣登要塗立功名始終與父兄交契自應知之閣下縱自謂我不出蔡氏其可得乎由條書觀之敏之為蔡氏腹心明矣且朕

以太子受禪何待人言若以謂嘗言則入玉華閣之日
乃在降旨建牧之次日何也攸乃詐傳令以敏有建立
之功擢為門下侍郎其姦偽締結乃敢如此是以上皇
在龍德言每見管宮官待制譚世勣李熙靖必曰內禪
之事出我至誠未嘗建言但攸引入與為他謀上皇獨
斷而為此策冠映古初矣吳敏乃以為己功可乎若敏
輔相有力猶可以贖罪又況深險而好自專弛慢而不
及事致今日邊事尚熾兵民未得休息投諸遐裔亦輕

典爾故茲詔示可付史館仍布告天下告詞為臣之惡
莫大貪天之功失職之刑孰先誤國之罪宜加顯黜用
穆師言觀文殿學士通議大夫提舉亳州明道觀吳敏
性稟柔邪中藏險詐竊名第以徼幸之術盜倚任於擾
攘之時惟眇質之纘承盖上皇之素定乃緣私黨之託
謂有建言之因迨竄兇渠果忘公議究觀黨庇之迹迄
符陰告之情且朕方勤政躬宵旰之憂而爾乃懷安肆
娛樂之奉用人論事濟姦慝則有之料敵籌兵失機會

者多矣稽使指有後時之慢忽邊防無先事之圖謀皆不臧咎將誰執有相若此惟國之羞既邦憲之稍伸顧人言之不置貶從散秩投畀遐方尚體寬恩勿忘循省

林泉野記曰吳敏字元中真州人登第蔡攸喜之漸進用宣和末為給事中金人南侵徽宗欲遜位皇太子攸探知上意密以告敏敏以力贊其事淵聖即政驟加敏中大夫門下侍郎李邦彥為百姓所擊因罷相敏奏邦彥有功復用為太宰俄而陳公輔上書乞相敏力主

和議太學生吳若奏書言敏奸邪上欲加若罪敏復諫
止敏請早立儲貳又請增春秋一經許舉人習治進諫
議大夫方時多事敏乃買婢妾以自娛臣寮言敏不可
當危急之際又與徐處仁日爭議上前上為解之不已
以觀文殿學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繼而開封搜得
蔡攸所遺書敏受蔡攸恩不能營救上怒彰其惡涪州
安置詩選曰敏儀真人妙齡秀發政和初上庠試書義
有聲蔡京見其程文復愛其丰韵粹美欲以女妻之元

中辭焉釋褐授浙東學事司幹官除館職擢記注西掖
時年二十七玉立駕鷺行中一時歆艷遷給事中鄭達
夫既相以言事落職宮祠退居維揚遂歸白沙數年不
以一事干人吳正仲喬居於彼元中師事之學為古文
四六質疑就正日夕不倦暮年文章大進縉紳咸欽重
其不以貴顯自高詘己務學如此宣和五年復召還舊
物兼直禁林制詞溫厚人多傳誦蔡京罷相麻云
再圖揆路之崇本予德意三告師臣之老乃爾令名河

北德音云桑麻千里皆祖宗涵養之休忠義百年亦父
老訓誨之德又云大田在望將觀年麥之秋南風既薰
且解里閭之愠敏有侍兒曰遠山美姿色通文理敏每
為文使供筆硯之役一日有訪敏者敏方據案運筆遠
山者方磨墨拂紙時服其風流如此宣和七年冬北兵
倉猝至汴上皇久厭萬機元中建內禪之意即日除門
下侍郎靖康初進元樞拜少宰與擇之太宰同命是時
招徠天下名士凡坐黨錮廢黜悉加遷擢寢與徐公議

論不叶朝廷以防秋不遠廟堂不務同寅並罷相以觀
文殿學士外祠旅以事貶柳州安置 蔡攸移萬安軍
安置臣寮上言臣聞爵人于朝與衆共之刑人于市與
衆棄之刑賞之行非出人主私意與天下為公而已昔
舜誅四凶天下咸服者言其公也蔡京壘國二十餘年
罪惡貫盈殺之宜矣吳敏等力為保護屈國法以報恩
天下孰不痛憤而遷延數月不正典刑陛下灼見天下
怨京之甚奮獨斷之威不恤姦言投之海外以禦魑魅

雖三尺童子莫不謂然京恃敏庇護之故滯留道塗至
長沙而卒識與不識無不咎敏之沮格言章不早投竄
致京身死內地抵掌而歎者紛然如京之惡固大矣若
攸之罪亦不減於乃父燕山之役禍及天下罪與童貫
何異哉驕奢淫佚載籍所無包藏禍心雖伐南山之竹
不足以容其辭今置之雷州實未協于師言雷雖在廣
南其地瀕海絕無烟瘴土風不異於中州此吳敏之私
意也今若不竄之海外不惟未正凶人之罪亦恐不足

服國人之心願陛下速賜施行無使若京之早斃再失天下之望臣不勝區區之懇取進止九月九日奉聖旨移萬安軍安置

十一日甲戌閤門宣贊舍人吳草往太原使尼堪及草見尼堪庭揖不拜計議邊事責其貪利敗約氣勁語直敵相顧動色愧服為追回攻威勝軍等處人馬授書已歸脩得其情狀執宣撫使折彥質請于朝急脩河南且代選精兵捍禦金人而復遣使出寨以強中國大臣之

謀優游不斷尚執講和陷于敵計而不能悟

十三日丙子譚稹移昭州王安中移象州並安置臣寮
上言臣竊見比者金人愈加强盛并門之圍未解河朔
之敵深入而我師數有敗衄退走之恥者無他士卒用
命而氣不振則孰肯效死又安能取勝哉然則士卒之
氣何以振之倘朝廷於行法之際有以大慰人望而快
其平昔憤怨之心則士卒之氣振矣且河東邊郡失守
以至于今其勢亦可憂前後敗軍覆將所殺戮者不知

幾何人孰不知忻代之失始于譚稹招刺義勝軍致令
耿守忠輩開門迎敵陷沒要害之地遂至於此也河朔
自收復郡人皆知必有今日之患向者長驅屠戮之禍
城下要盟之辱不忍復道孰不知燕山之變蓋緣王安
中為安撫措置乖方既陰知其必有變而嗜利固寵不
以告朝廷乃寅緣為私求自便以歸致郭藥師背叛降
敵為之道地遂至于此也此非特士大夫知之凡嘗遭
北敵之患者無不切齒憤惋思得此二人者重加誅責

則天下之人必曰聖上哀念吾赤子之無辜而就死地
故求首禍之人以正典刑孰不鼓舞欣快而相告哉如
此則何患士之氣不振而弗用命乎二人罪惡如此而
朝廷未盡施行譚稹雖已責散官而尚處近郡王安中
初居隨州今改置臨江軍善地則何以慰民望而快其
積憤之心哉臣謂重刑典憲之後猶當降明詔露布其
罪使天下咸知庶令軍士感勵自奮而成敵愾之功正
今日之所急也乃復加惠有罪特屈刑憲以失天下之

望伏望睿斷并譚稹招刺義勝軍馴至今日之患則罪不在童貫下又聞金人起師之因亦指王安中擅納叛降故去歲十二月二十五日赦文首著其事以謂因此取怨以致興師天下之人皆謂安中即有重責不謂久稽典憲今朝廷復有和議則安中之責尤不可輕亦助和議之一端九月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王安中移象州譚稹移昭州並安置 遺史曰王安中到象州有詩曰後人誰促漁陽戰舊守猶遷象郡來 幼老春秋曰

王安中字履道以文章有時名交結蔡攸攸善之引入
禁中太上賜燕飲半酣是時鄭后有寵猶未至中宮上
出赤鄭氏簪玉花上有雙飛玉燕攸謂安中曰豈可無
詩安中即作詩進曰玉燕雙雙撲鬢雲碧紗衫子鬱金
裙神仙宮裏參鸞女來侍長生大帝君太上大喜安中
尤善四六致位政府別無他長除知燕山府制有曰高
文大冊實居後學之宗又曰推翰墨潤色之工為劇繁
允濟之任

三朝北盟會編卷五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三朝北盟會編卷

五十五至六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何道冲

編修臣裴謙履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楊世綸

謄錄監生臣易藻

欽定四庫全書

三朝北盟會編卷五十五

宋 徐夢莘 撰

靖康中帙

起靖康元年九月十五日戊寅盡十九日壬午

十五日戊寅李若水見尼堪于榆次縣靖康大金山西
軍前和議日錄靖康元年八月二十四日若水等被占
日下出門差往大金山西軍前和議九月初一日長行

十五日次太原府榆次縣見大金館伴使蕭慶呼太師副

使劉思呼尚書前來相見問勞甚勤慶曰使副們緣何事

來若水曰某等為和議來慶曰有國書若水曰有書慶

曰國書外莫別有議者事否若有須當先去譯知國相

元帥為使國相謂尼堪也盖前次邵侍郎等一番奉使謂邵到

來初間問他道國書外莫別有議者事否渠言無及見

國相却有面議之事臨時甚是艱難要使副知若水曰

某等來時面奉本朝皇帝聖旨令若水等再三啟白國

相元帥前次奸臣誤國無有施行今日分差內番使人

前來

謂王雲馬識達也

以道志誠悔悟之意願國相元帥以生

靈為念盟好為心早與通和則天下幸甚慶曰容某等
先為譯知國相若水等稱諾乃歸幕次近晚伴使來傳
語二人請排禮物土物來早見國相次日譯語二人前
來引請若水等齎國書押禮物土物入軍見國相行次
中門列甲兵兩行至帳前幕次下馬伴使來接迎慶曰
國相先令來問使副一事趙良嗣

係遼國人

是上皇時可上

可下者人今不知在何處若水曰趙良嗣今已謫過嶺
南去矣慶曰不知幾時被謫若水曰不是去年冬即是
今年春亦未甚記得仔細也慶曰國相又教先來取國
書王履曰國書當某等親見國相面投方是若水曰和
議正要情通先納過書去亦何害若水遂搢笏出國書
與慶慶恭領之即曰使副且此少待容慶等先去見國
相若水等坐幕中少間譯語官一人來云國相請使副
若水等令賁禮物土物詣前與國相相見叙禮訖若水

曰某等來時面奉本朝皇帝聖旨令若水等仰問國相
元帥新寒台候萬福國相恭受禮訖復曰使副們來時
貴朝皇帝聖躬萬福若水曰某等來時本朝皇帝聖躬
萬福若水曰某等來時面奉本朝皇帝聖訓令若水等
再三啟白國相元帥前次奸臣誤國罔有施行今者分
差兩省使人前來以道志誠悔悟之意願國相元帥以
生靈為念盟好為心早與通和天下幸甚國相曰那收
燕山時殺了底許多人是生靈也王履曰國相若追思

往事一一細較即使使人何以為詞若水曰某等面奉
本朝皇帝聖訓令某等再三啟白國相元帥今欲以三
鎮逐年所收租賦悉奉貴朝願休兵講好國相厲聲曰
既有城下之盟許割與他三鎮那租賦便是這裏底怎
生更上說也若如此便是敗盟不割三鎮若水曰蓋緣
三鎮軍民未肯交割故欲將逐年租賦奉貴朝其利一也
止是愛省事幸國相元帥開納國相曰公門不去勸諫
貴朝皇帝教早割與他三鎮土地人民便是好公事却

來這裏弄唇舌想稍空恐使不得

稍空謂脫空也

履曰本朝今

則煦有忠義之士輔佐今聖與昔日事體不同使人說
得是與不是實與不實如何瞞得國相元帥國相約若
水等坐左右曰國相請使副與伴使就幕次相聚若水
等退伴使迎接若水等過右帳下酒三行勸一鍾慶曰
國相令某等仲問奉使使副為軍行不及為待幸明察
若水等稱皇恐慶曰夜來天氣大段寒了未知中原如
何履曰東都尚未挾纘慶曰南北天氣如此之異慶曰

使副見國相所議如何若水具道前言思曰國相道有城下之約故提兵專來若不割得三鎮土地人民將有何面目歸去見國人履曰某等已曾啟白國相元帥非是本朝不割三鎮土地人民蓋緣三鎮軍民未肯交割故欲以租賦奉貴朝免得交兵生靈之幸慶曰但恐不可若水等退少頃國相令人傳語送羊二羖酒三十瓶錢一百貫與使副洗塵第三日早若水等詣軍前謝國相訖若水曰某等昨日嘗以國事上冒台嚴欲望台慈

以生靈為念早為通和則天下之幸甚國相曰貴朝當
今之時譬如著棊一段既敗則補其餘若顧惜恐一齊
帶累了不可知若水曰本朝若顧惜又豈肯以三鎮租
賦奉貴朝也國相曰不須巧說遂揖若水等坐國相曰
使副們行甚路來履曰某等由井陘來國相曰聞此路
險阻不能通車果否履曰然國相又曰去歲聞解制置
謂解統兵守井陘路不戰而兵潰何也豈其險而不持
潛也而兵不堪用乎履曰去年帥被旨到河北兩路點集沿

邊弓手保甲繼聞兩國通和隨時放散即非不戰而潰
況亦不曾守井陘路恐是傳之者妄耳國相又曰使副
們來時黃河凍未若水曰大河須極寒方凍國相曰使
副們何處人氏在鄉里時以何為生若水曰某乃洺州
人履曰某乃汴都人若水曰某等在鄉中時皆以讀書
為活國相謂履曰使副既知書何故作右官履曰讀書
無成乃困武弁國相舉詩一聯近來漸覺家風好兒讀
書聲女織聲若水曰敢問國相元帥仙里台眷安在國

相顰眉曰祖鄉在瀋州骨肉昨因契丹征遼東時皆被害近方得一小女子履曰以此見兵革豈是好事履又曰陶淵明所謂弱女雖非男慰情良勝無國相目属履久之若水等退是晚伴使來相見慶曰適來國相曰此番使副照忠鯁聰明只是所議不肯說盡話若水曰某等所奉聖旨止是如此不敢虛誑更幸太師尚書因見國相再為稟知慶曰當如所戒慶等退第四日早若水等再見國相若水曰某等茲者特來議和欲便兩國區

區之意已嘗稟知敢望國相元帥早與開從國相曰待國書中答去若水曰和議事大恐國書中不能盡曲折幸國相元帥面諭可否國相曰亦苦無多事履曰某等恭傳得本朝皇帝至誠之意遠來議和須得國相元帥端的言語歸去便是使人不失職國相曰若不割得三鎮土地人民決不可和履曰國相若堅執不回使使人何計則是國相曰使副不若且歸休若水曰縱使某等歸去將何面目敢見本朝皇帝縱見將何以為詞更望

國相元帥曲全兩國之美國相曰不須怛怛若水退第
五日早若水等再見國相方欲起言和議國相遽約若
水等坐國相曰已作國書了命左右取到遂傳與若水
不得已措笏領之國相曰使副們少間便回如到京師
煩為再三奏知貴朝皇帝承遣使命遠來頒示宸翰及
禮物等不勝感荷為軍行無物貢謝伏望睿察所諭三
鎮租賦不須言及若差人速來交割土地人民即便回
軍通和萬一不從須索提兵直到汴京理會也若水等

又欲起議國相作色曰已在言前不必再三若水等見
事勢不可即曰容若水等來日謝辭了國相即行國相
曰不必講此禮使副即今可使行若水等稱諾乃歸與
國相叙別歸幕次國相令譯語官二人前去云國相傳
語使副承遠來無以為謝白馬一疋并銀鞍銜一副將
花羅三十疋香藥一合上正使侍郎烏馬一疋并銀鞍
銜一副將花羅三十疋納奇實二十疋香藥一合上副
使觀察更有酒一百瓶錢二百貫犒設一行官吏若水

等辭不敢受伴使來相見曰此事奉使合得之物不可壞却常例若水等不得已收之伴使相送及五里許置酒五盃餞別勸一鍾慶曰國相令某等再三致意使副承遠來為軍行無以為待望見察若水曰某等此來上荷國相元帥尚書台眷如伴使歸見國相煩斥若水等名致謝慶曰謹領台命叙別乃行十一月十一日歸次國門次日不隔班引見對於崇政殿

十九日壬午李綱罷宣撫使除觀文殿學士知揚州李

綱以宣撫使屯于懷州也諸將皆敗太原失守綱將士多叛去金人乘之遂大敗而還上怒遂罷綱使知揚州傳信錄曰初敵騎既出境即遣王雲曹矇使金人軍中議以三鎮人民不肯割地之約至是遣回有許意其實以疑我師非誠言也朝廷信之耿南仲唐恪尤主其議意謂非歸租賦則割地以贍之和議可決成乃詔宣撫司不得輕易進兵而議和之使紛然於道路矣既而徐處仁吳敏罷相而許翰罷同知樞密院而用聶山陳過

庭李回等吳敏復以內禪事言者謂承蔡攸密旨及初
除門下侍郎亦蔡攸矯制為之授散官安置涪州余竊
又歎曰事已不可為矣因入表劄奏狀丐罷初唐恪謀
出余於外則處仁敏翰可以計去去此數人者則余亦
不能久留也至是皆如其策章數上猶降詔批答不允
余具奏力道所以材力不勝任者且得昏憤之疾不罷
決誤國事亦併叙曩日榻前之語於是上命种師道以
同知樞密院事巡邊交割宣撫司職事召余赴闕且俾

沿河巡視防守之具余連上章乞罷知密院事守本官
致仕行至封邱縣得尚書省劄子有旨除觀文殿學士
知揚州時九月間也余具奏辭免不敢當具上疏言所
以力丐罷者非愛身怯敵之故特事有不可為者難以
虛受其責如宣撫得兵若干防秋兵若干屯駐人處皆
不曾用始朝廷應副銀絹若干又御前降到若干除支
官兵食錢并犒賞外皆椿留懷州及在京降賜庫具有
籍可考可按臣既罷去恐不知者以謂臣喪師費財惟

陛下遣使覈實雖臣自以不才丐罷益擇將帥撫馭士卒與之捍敵金人叵測謀慮不誠和議未可專恃一失士卒心無與禦侮則天下之勢去矣臣自此不復預國論敢冒犯以聞既而果有其言中書舍人劉珣奏准中書省送到詞頭一道中書舍人安扶奏准詞頭李綱除觀文殿學士知揚州李綱輕脫寡謀強執自任前後敗師覆將非一所有詞頭未敢具草奉聖旨令以次舍人行下者臣伏見仁祖朝韓琦以直學士經畧陝西而好

水之戰任福劉平皆殘于陣士卒死者甚衆仁祖非不知諸將違琦節制致敗也雖善其皆合事機然猶坐降一官神祖朝韓絳以次輔宣撫西邊兵將深入荒域卒至駭擾橫罹戰傷神祖非不知絳之推忠盡瘁也雖元情無他然亦罷相止以舊秩出守鄧州盖人君陟降如天無心雖知其才能之可用忠赤之可倚或有過焉不可不加黜罷也竊見李綱勇於報國銳於用兵而聽用不審數有敗衄是致士氣益喪敵勢益張其罪益著矣

陛下亮綱用心無他因其有請寵加峻職授以便郡雖臣寮繳奏復命以次命詞行下於此見陛下厚於記功薄於責過也然綱此行敗軍覆將耗財疲民非特如韓琦好水之敗韓絳西邊之失其可不加黜責以示懲戒乎臣至愚不肖嘗慕范仲淹之中正仰事陛下非敢於綱敗事之後從而下石也但朝廷典刑不可不正如陛下念綱之勞所在記錄察綱今日之敗志在殲敵亦宜黜官降職以慰死者之心為敗事之戒既不以今日之

失而遂忘其前日之勞而曲庇其罪戾賞罰昭著如天
無私則將帥聞之莫不感激思奮而敵勢有可平之期
矣所有詞頭臣未敢具草臣寮上言新除觀文殿學士
知揚州李綱本以凡才誤膺器使卵翼於蔡氏之門傾
心死黨逮上皇將有內禪之意攸先刺引綱為援使冒
策立功而綱之罪狀有不可掩者臣請為陛下數之太
上皇心存道與倦聽萬機陛下以元子受天寶位臣下
何與焉乃敢貪天之功以為己力此其罪一也金人之

兵傳於城下逮西師之至彼且心懼氣懾不敢肆行抄掠莫測西兵之多寡強弱兩軍相持則易於和議矣綱乃妄意一勝逮姚平仲之挫衄使之復逞虎狼之心其罪二也王孝迪揭榜取民金寶京都之民為之騷動朝廷大議已定不復取於民而綱自取文牒以為功身為大官躬詣大肆以收前榜竊譽兵民使怨歸公上其罪三也兵既妄動朝廷不得已暫行罷免為之死黨者嘿諭其意力率士庶伏闕乞用李綱脅持君父幾至變亂

其罪四也身領守禦不知體國假君爵祿以市私恩四
壁之賞太濫幾至數千人而親戚故舊或濫轉官資或
白身授官鮮有遺者此其罪五也陰與吳敏黨庇蔡氏
薦京入對上皇之歸也力引蔡氏俾還京國蹤跡詭秘
其遺攸書則有密語不敢忘之說即不知所謂密語者
何事此其罪六也自謂功多排斥同列任情好惡妄作
威福致陛下有惟辟作福惟辟作威之戒此其罪七也
身為樞輔知術疎淺不能逆詐輒以蠟書付金國之使

妄結伊都使金人復加怨憤抄掠吾民致河北河東之敵未平此其罪八也陛下以种師中之敗及遣臣宣撫河東而綱輒敢拒抗君命幾于跋扈此其罪九也逮其澤孟不務持重以量兵勢惟以軍法督戰遂致解潛之兵潰散挫衄卒無尺寸之功以致并門失守此其罪十也古人所謂口尚乳臭者其綱之謂乎且其用軍行兵徒知襲童貫之迹妄自尊大為僚佐罕見其面獨智不能用賢果致敗衄損國之威使金人復擾河朔致朝廷

再遣使和議欲誅厥由咎將誰執伏望陛下早正十罪
大奮乾剛特賜竄黜為人臣懷私誤國之戒 李綱提
舉杭州洞霄宮宣和錄曰臣寮上言切見新除觀文殿
學士知揚州李綱輕脫寡謀強執自任專主用兵之議
而無勝筭奇畫及陛下命宣撫之任日冀其有功而前
後敗軍覆將非一用耗邦之財不可數計綱亦知其罪
而自列矣陛下復加以寵召使守郡此臣所未喻也奉
聖旨李綱差提舉杭州洞霄宮 又臣寮上言謹按前

知樞密院事李綱首兵以解太原之圍凡戰守之策一
切聽之不從中覆也而方畧乖謬節制無術出師輒敗
取辱敵人太原失守天下寒心綱匿而不言近世大將
誤國辱朝未有若綱之甚者奏議有曰若棄太原乞降
御筆手詔綱遷延懷州弗力救援乃欲以棄地之事歸
之君父以逭其責懷奸如此且綱妄庸人耳平時諂事
蔡京蔡攸結為死黨其為守禦司也京在城外遂以守
禦之卒假京給使方君父在圍城中正賴其衆以為守

備綱乃資以元惡大慙不忠甚矣其迎上皇于南都也
與攸耳語移時蹤跡詭秘不可具言迨其還朝力欲援
攸亦居政府中外洶洶莫知所為賴陛下察見攸姦不
使入城然後人心翕然以定若綱言遂行而攸復用其
禍可勝計哉今年正月金人至畿甸旋即和議既而勤
王之師四面輻輳金人恐懼求去有日矣而三鎮詔書
初未與也綱自以和議既成無以為功遂與姚平仲同
建劫寨之策一敗墮地朝廷不得已遂與三鎮詔書興

言及此可為慨然陛下隆寬廣愛薄網之罪止于罷位而網遂使其黨張燾馮檝方元若余應求陳公輔之徒鼓惑衆聽唱為伏闕之事幾至大變其初王孝迪劫民之金以犒敵人諫臣論列陛下重惜民財為罷之網乃斂恩歸已收其勝以沽小民之譽小民無知以為盡出于網故伏闕之日聚衆萬餘網處心如此豈所謂善則稱君也哉今秋金人舉兵再犯邊陲首以網為言嗚呼網之罪大矣尚以崇階均逸祠宮非所以示懲也臣愚欲

望聖慈正綱之罪授以散員置之遠服以為將帥失職者之戒仍以綱罪惡明諭天下以解愚民之惑

三朝北盟會編卷五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三朝北盟會編卷五十六

宋 徐夢莘 撰

靖康中帙

起靖康元年九月十九日壬午盡二十一日甲申
李綱落職依舊宮觀 又臣寮上言竊見昨者金人圍
守太原久而未解知樞密院李綱出總元戎戡定敵兵
兵甲非不多也至辟為屬官凡七八十負抽差人役凡

六十名能否不辨幕府紛然軍政出于多門臨時漫無成算偏裨不知稟令士卒自相殘踐以守則不攻而潰以戰則未鬪而逃斬將不關主帥生擒則非敵人兵卒逃散金帛散失綱旣告罷其屬官或托故差出或隨逐前來各帶券歷不廢請給所謂法度紀律一切無有以此行師欲求決勝臣未之聞也大帥自當親臨戰陣以護諸將決求成功綱坐懷州去軍前凡數百里緩急何以及事其幕府參議宜管文字勾當公事等官員數猥

衆又多晚進後生綱傲然畧不咨問其所與親密朝夕
不相捨者唯鄒柄與張牧而已自餘僚屬將佐唯晨夕
一揖而退若有所建明須先禱柄牧為之傳導然後得
見故人多怨卒以無助而敗事况鄒柄張牧白身得官
何嘗知軍旅之事綱數十萬之衆而決謀於此二人可
謂踈謬之甚聞綱初欲過隆德柄牧力爭不得往及軍
勢稍沮遂督諸將士卒忿怒下情不通十羊九牧無所
適從太原不守數日矣綱在軍中尚不得知何以望其

能先事而料敵哉誤國損威莫此為甚觀文峻隆宮祠
優游非所宜得願賜黜奪以協師言若鄒柄張牧贊佐
誤事亦當追奪前命以明國威以肅軍政奉聖旨李綱
落職依已得指揮差提舉杭州洞霄宮鄒柄張牧並罷
見任令別注授差遣又言初見李綱天資躁輕濟以凶
愎地位尊崇恥於咨訪辟置幕府皆一時趨附之儉人
選用裨佐多平日敗亡之冗士圖事揆策既非所長料
敵應變又其所短淹留累月糜費國用不可貲計卒不

能解太原之圍若不究正其罪而顯黜之則非所以定國是也然綱強辯似智敢為似勇竊主威以交羣枉違公道以市私恩故一時小人喜為稱譽每綱之敗則歸咎以賈衆怨蚩蚩之民輕信易動綱之姦詐何由盡知若不明數其罪而播告之則非所以孚庶聽也臣按綱之罪未易悉陳請為陛下言其大者上皇獨決大議傳位陛下蔡攸乃詭傳上皇之命謂吳敏有建請之功峻加柄用以庇蔡氏之宗敏固已不勝誅矣綱于陛下龍

飛之後乃始引敏以為證奏疏自云臣與吳敏力建大策贊成內禪綱之欺天罔上抑又甚矣綱之罪一也今春敵騎至城下陛下屈己為民以講和好其使都邑之民輸金帛以助國蓋非得已執政王季迪庸闇無狀揭大榜於通衢肆為乖謬不可施行之論臺諫連章奏劾陛下即罷輸納或命以官或以官折還元價綱掠人主之美使行營司收榜曾不知出于陛下也故綱之罪罷其徒唱之市井無賴千百為羣白晝縱殺幾至敗事綱

之罪二也陛下始降親征之詔燕越兩王上表固諫從臣言官亦皆奏䟽乞罷親征嚴都城守禦雖殿嚴武帥亦以為言綱又言躬述利害回鑾輿之行陛下俯順羣情豈獨綱之力哉欺愚惑衆妄自誇耀綱之罪三也迨西師四集种師道之謀與諸將駐兵郊外敵營寔懼若綱稍加持重從師道之謀絕其抄掠徐為後圖豈有喪師之禍平仲之戰綱實使之輕舉妄發誤國大計猶復肆為狂誕之言潰亂朝聽綱之罪四也蔡京棄去君父

逃於拱州遣人以奏牘抵綱使之請對綱輒敢為京敷
奏京亦恃綱在朝遽至國門以俟君命顯庇元惡輕負
國恩綱之罪五也蔡攸建請上皇為渡江之計日進姦
言離間兩宮遣其黨宋喚傳道語言狂率不遜神人共
憤攸既以罪斥綱被詔奉迎上皇乃請以攸為行宮副
使欲使入朝都邑震恐既又以攸有扈從之功力為營
救綱之罪六也攸在丹陽綱自圍城中通書至為庾詞
云不敢渝信又有太師鈞侯甚安此中不輟通問之語

時京在占雲館也其披寫腹心親密無間一至于此綱之罪七也於丐去之章妄云奉使而兩宮協和上皇之於陛下陛下之奉上皇天性至愛本無纖毫之間綱安得此語哉綱之罪八也綱任為元帥偃蹇違命輒取陛下除授兵部侍郎以後告勅繳朝廷畧無顧憚綱之罪九也綱自起總行營專主用兵近者乃復請卑辭厚幣以講和入請親降手詔棄太原于度外綱之罪十也今勅敵在前國威未振綱之誤朝致衄喪師辱命與夫懷

姦黨惡之罪條具于前矣伏望陛下奮乾剛之斷繼離
照之明處以散秩竄之遐方以伸邦憲仍乞特降詔旨
布告中外以肅軍聽 李綱責授保靜軍節度副使建
昌軍安置又上言臣聞人臣之罪莫大貪天之功竊人
之財猶謂之盜臣竊觀李綱劄子稱上皇厭萬機之煩
欲授聖子意未有發臣與少宰吳敏力建大策贊成內
禪臣伏觀上皇以神器授陛下蓋知天命人心有所歸
屬奮然獨斷豈假人謀此帝堯盛德之事也當時蔡攸

出入禁中刺得密旨報吳敏李綱欲使二人進用為已
肘腋吳敏時權直學士院身在翰林院故其議先達綱
為太常少卿疎外無由以進而綱遂懷此劄子諸路示
士大夫人無不見之所論三事內禪乃其一也其詞引
唐睿宗始立為帝皇嗣居宮事縉紳見者莫不駭愕罪
綱失言由是言之綱豈知上皇聖意哉徒得攸言猶未
敢信且首尾兩端今乃敢明言上皇之意未有所發與
敏力建大策則是誣上皇而欺陛下非所謂貪天功以

為己力乎臣聞善則稱君過則稱己人臣之美也唐書
言戴至德無異才唯能歸善于君為時所服若綱則不
然綱劄子又曰歲首上皇南幸浙羣臣亦有勸陛下為
避敵之計者又臣躬述利害回鑾輿之行為固守之計
臣竊謂固守都城兵民之心也陛下因人心而却南幸
之議綱何與焉使綱嘗言之亦大臣獻替之常事何必
高自稱譽耶綱又有劄子曰傳檄而三鎮堅守奉使而
兩宮協和臣切謂綱之傳檄必得陛下聖旨非假聖旨

其誰肯從綱乃自為功何也上皇北歸乃其本志陛下
遣近臣祇迓禮意曲脩兩宮未嘗不和綱乃以為協和
兩宮何也此以善自予以過歸君人臣之義當如是乎
綱以是數者平居叫呼銜耀要譽于流俗於奏表中時
發不遜語自比其功于張良劉幽求裴度李泌流俗無
以為不然遂以為真國柱石也大率綱之為人高言誕
計足以欺惑愚衆今春金人殲兵城下而綱領行營司
及京城守禦司屢聲言破敵都人遭圍閉之久莫不喜

之使應援姚平仲卒無尺寸之功而國受莫大之辱流俗猶言綱以為能用兵蓋其誕妄足以惑之也方金人邀索金銀朝廷根括民間以足其數時王孝廸為中書侍郎獨主其事揭榜立禁有四盡之語民甚苦之臺諫交章論列朝廷遂罷根括而民間未知綱乃乘馬徧歷京城自收其榜使百姓歸恩于已又使妄言無行之徒如馮檄陳公輔輩稱頌功德奔走揄揚以竊流俗之譽遂率龔裕叩關喧噪以劫持人主成其私計于是已罷

而復用推原其心罪不容誅為臣之義可如是乎宣撫
河東畧無經畫肆意妄作督諸將決戰數路敗衄使太
原失守陛下因其乞罷遂與揚州今又與宮祠原其罪
狀此為寬恩而流俗紛紛謂綱于國有功不宜閒廢此
浮言妄議固不足恤然朝廷退斥大臣當暴白其罪于
天下使人洞然不疑則浮言自熄誰不信服臣愚伏望
陛下特降睿旨以綱之罪大正典刑報行臣章以解流
俗之弊奉聖旨李綱責授保靜軍節度副使建昌軍安

置 李綱再責寧江軍安置綱上書辨雪再責寧江軍
安置 許翰落職宮祠臣寮上言竊聞昨者出師河東
大將种師中全軍陷沒兵威挫衄太原之圍卒不能解
仰貽睿聖宵旰之憂益壯勅敵憑陵之勢忠義之士憤
懣切齒曾不知本兵之地實有以致之也師中老成持
重號為名將練達敵情洞曉軍律擁數萬之衆出援孤
城當料敵制勝臨機應變以圖萬全之利必不輕舉妄
發以僥倖速戰之功也同知樞密院事許翰怯懦寡謀

而好談兵輒以逗撓不進移文督責使之出師以贖過
師中素剛不受迫促翰從中制之所不能忍忘其萬死
以決一戰卒至敗績陛下雖已錄其盡忠然師中齎恨
地下而翰之罪曾未暴白臣竇憾之使翰百輩在朝何
所補而失一師中所繫甚重謹按翰終始蔡京之門指
天誓日結為死黨陛下踐祚之初首叨除召為御史中
丞曾未一言以及京攸之惡每復平日私讐聞者莫不
憤疾首薦蔡氏族壻陳求道為臺屬求道以道告訐得

罪雖陛下灼見其姦不復用然士論尤為之不平蹤遷樞府方艱難多事之時移病謁告累月不出今者尚以延康秘職出殿近藩且翰在言路則黨惡庇姦以欺君在樞密府則妄作生事以誤國迹其罪狀夫豈勝誅伏望睿斷重賜竄斥以為懷姦罔上之戒少贖師中將士九泉之冤取進止奉聖旨許翰落職宮祠 許翰之進李綱所薦也太原之役翰督姚古种師中進兵解圍李綱之行辟屬官多碌碌之人然才者十得三四耳亦未

嘗諳邊事劉韜沈瑄王以寧折彥質裴廩以知兵稱其實能兵者誰也惟劉韜當遼州折彥質屯汾州王以寧督戰過文水此能効力者其他不過供文字徭差使點檢而已如何大圭輕薄子何足置之幕下議者謂綱意廣才疎知人之鑑不甚明翰每右之師中敗綱黜并翰罷 林泉野記曰許翰字崧老洪州人進士中第宣和中為給事中言高麗入貢奢侈之事出知亳州後提舉杭州洞霄宮靖康初以李綱薦召為御史中丞言蔡京

童貫蔡攸皆坐責俄同知樞密院金人邀求三鎮翰言
三鎮棄則京城不可都而天下危矣不宜許乃薦种師
道宿將可用又請誅蔡京童貫王黼朱勔楊戩李邦彥
孟昌齡等家族并推治門生黨與上不允翰嘗督姚古
种師中兵進解太原之圍及李綱黜并罷翰金人遣
王芮來索三關地遺史曰太原既陷金人使王芮持
右副元帥斡里雅布書必欲割三鎮之地以謂一鎮既得
兩鎮不可不割又誘說執政曰大金地廣非欲固得三

鎮但朝廷既以許之不宜背約使南朝能三鎮賂大金
大金必不受以全和好然信義者鄰國之寶豈可去之
使金人以信責南朝提兵再來則何以禦得芮詭辭蔓
衍指天地為誓而縱其說耿南仲以為然上念太原之
失重惜河朔兩鎮為畿甸之垣屏乃通好于韓里雅布許
以金帛寶貨以贖兩鎮命將作少監王及之為國信使
以禮遣芮還 賜蔡攸自盡 中興姓氏姦邪錄曰蔡
攸字居安京之長子也長于柔佞諂諛自幼出入宮禁

與內侍無異專為優伶之態上宴飲或丙夜乃出累加
宣和殿學士深結內侍以固寵薦引門人劉佃韓駒吳
敏等數十人皆以禁從其妻黨宋喬年宋暎宋昞等皆
因攸為侍從要職宣和四年為河北宣撫副使從童貫
以收燕山府畧無措畫惟拱手奉貫而已五年師還除
知樞密院事加太保燕國公日夜侍上及諸內侍賜宴
賜大第與京門相對權勢尤重於京故京復忌之攸復
譖京使之致仕其家為複道曲河暗通禁中邀上私幸

其第連夜不止大金入攻攸蔽匿告急之奏皆不以聞故兵勢熾矣聞大金逼乃隨徽宗南幸靖康初臣寮言其罪責授大中大夫提舉亳州明道宮再責潯州雷州臣寮再言其罪移竄海外遂賜死時五十 國史後補曰伯氏魯公之長子又所最愛當元符初官裁造院上為端邸時每退朝出內北門伯氏適來趨院必下馬拱立門首以俟上過而後退上詢為何人左右曰蔡承旨衙內也由是上心善之其後常以為言况憑藉家世遭

逢異寵又如此假若稍加修飭則宰相三公不屬他人矣亦何必作為諧媒用蕩上心依恃婦人破壞骨肉至違背天性上孤恩紀上既睿明在宮中反笑謂左右蔡六詎應為宰相耶是徒為時主所窺凡所勞心不亦惜乎

二十一日甲申標童貫首榜示開封府 監察御史張徵奏准尚書省劄子奏聖旨差前來廣南路勾當公事臣於七月二十九日出門八月一日起發連夜蹉程及

沿路密切根逐前去至八月十六日到南雄州已遵依聖旨處分各已施行了畢別無疎虞及具奏聞去訖臣契勘廣南與嶺南相接連地氣炎熱兼即今秋暑方壯自南雄州至京計二千五百餘里五十二程委是地里遙遠今來臣所勾當事竊慮或有變動雖已用水銀等養浸固護兼程齎管前去赴闕外奏聞事九月二十一日三省同奉聖旨檢坐前後臣寮言章并張徵所奏令開封府揭大字於市曹要鬧處出榜示標首臣寮上言臣

切見近遣監察御史張徵前去廣取童貫首級仍降臣
僚章疏并聖旨列其十罪元惡大憝無所逃於天地之
間梟首通衢孰不欣快昔舜誅四凶而天下咸服蓋刑
人與衆棄之也臣愚欲乞將前降言章并所列十罪播
告天下四方萬里之外咸得聞知既足釋百姓憤怒之
心又可召和氣而懷遠人取進止九月二十四日三省
同奉聖旨依奏檢坐到十罪言章指揮下項一承靖康
元年九月二十三日檢會臣僚上言第一章責授左衛

上將軍追廣陽郡王豫國公致任池州居住第二章同上第三章移彬州安置第四章吉陽軍安置第五章臣契勘前後臣僚論列童貫罪惡非一理合誅夷陛下仁慈未欲置之死地從輕貶竄於貫恩德厚矣臣訪聞貫尚遲回方命不即就道今來朝廷使奉迎上皇切慮貫稔惡弗悛規免謫命尚欲僥倖還朝緣貫姦凶久著軍民怨憤欲食其肉近者金人圍城逾四十日民庶不堪闔閉之才叩闕洵歸罪官官歐擊而死者十數輩貫

若復入都城竊恐別致生事兼前此陛下嘗降指揮令
貫守禦京城乃敢盡室南奔官為太師寵極王爵去國
之日更不朝辭揆其情實殊無人臣之義也兼已罷宣
撫司職事却復擁精兵自衛按春秋法是謂叛逆罪惡
如此若不重寘典刑何以厭服衆心望陛下斷自淵衷
更賜黜責施行仍降睿旨令開封府多差得力使臣管
押前去至貶所取進止又第六第七章唯陛下思京闕
震驚之變實生于貫致上皇前日之播越軫陛下父子

之情肅邸今日之拘縻傷陛下兄弟之愛太祖太宗百戰得天下一童貫危之此而不殺臣恐太祖太宗含怒于上天未已也臣切願陛下奮乾剛發睿斷即貫之貶所檻致京師召百官陳九師誅於觀闕之下醢其軀以賜戰士函其首以遺金人其戰士受醢必踴躍以增氣金人發函必聳惕而畏威契丹之怨稍紓則金人之師自退矣苟或不然則垂盡老奴將死牖下陛下受侮強鄰貽譏萬世無以慰宗社之生靈則金人之兵恐未息

也臣不勝激切之至取進止第八章臣聞人君以至尊
統于士民之上百官萬民仰而承之率職戒懼不敢易
紀律者禮以為之防也是以人君者昭德塞違以臨照
百官必謹其文物度數之別革制度衣服者為畔畔者
有討無赦所以別嫌明微以正人心也伏望陛下斷自
淵衷大正典刑天下幸甚取進止奉聖旨誅訖告諭中
外尼堪陷平定軍尼堪既陷太原府汾晉諸州乃東
攻壽陽城小而百姓死守凡三攻之死傷萬人竟不拔

乃攻平定軍欲據井陘往攻之喪士三千人又與韓里雅
布兵合攻之亦喪萬人而拔之 措置守禦京師置四
道總管以李回為太尉太河守守禦使范訥河北宣撫
使朝廷以出師屢衄不能絕金人割地之請敵騎且深
入思得長策以衛王室四道總管統天下兵分制諸路
為京師衛東道總管統京東淮南之兵西道總管統京
東之兵南道總管統京西南路湖北之兵北道總管統
河北之兵以折彥質為宣撫判官以李回為太尉守禦

使以脩尼堪改訥為河北宣撫使以備斡里雅布又以都
使者榮嶷陳求道監丞許先之等同諸將帥以守要津

三朝北盟會編卷五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三朝北盟會編卷五十七

宋 徐夢莘 撰

靖康中帙

起靖康元年十月二日甲午盡十六日壬寅

二日甲午王雲至真定府見韓里雅布已圍真定引雲看
攻城

三日乙未种師道除河北巡邊使未行再命河東宣撫

使以疾召還京師是時師道已疾在鄭州疾篤昏塞復
蘓部曲請留公曰念臨軒之語忍不進耶抵河陽疾甚
朝廷聞之亟召還京師宣醫不輟

五日丁酉夏人寇懷德軍通判杜翊世禦退之 幼老
春秋遺史曰夏人入寇奄至懷德軍城下通判杜翊世
力請知軍劉銓率衆死守運火牛發石機擣木泥毬擊
之翊世身自撫循士皆感激奮勇箭無虛發賊死傷萬
計遂忽引去翊世字元弼成都華陽人累官至朝議大

夫徽猷閣侍制宣撫使參謀官折彥質授龍圖閣直學士河北河東宣撫副使

六日戊戌卯刻有流星東南流光數丈 幹里雅布臨真定府安撫使李邈死之兵馬都鈐轄劉翊力戰自殺初劉幹為安撫使以守真定既而除幹宣撫副使幹又辟真定府路總管王淵鈐轄李質歸于宣撫司朝廷乃以樞密副承旨李邈為真定府路安撫使邈優于吏職而拙于應變且新至真定人心未附邈知金人必攻真定

乃發三十四奏告急于朝廷請援皆不報倉卒之際金人圍城百姓之情不親故金人不旬日而拔之邈被執金人累諭邈不屈被殺 趙子砥燕雲錄曰知真定李邈城陷之日金人執見幹里雅布使之跪曰本朝無此使之拜又云比肩難當使之飲曰我非臣僕欲脅而從之幹里雅布止之曰其人高節不可屈致于是與之伴食同飲幹里雅布南下欲與偕行邈辭於是押至燕山 節要曰真定之陷也邈已抗節于幹里雅布故為幹里雅布執之

燕山偽相劉彥宗逼邈不從復逼邈固不從乃以好語
慰之復誘以官職啖以金帛邈終不為屈仰天痛哭以
死自矢彥宗憾之聞于尼堪命彥宗殺之邈談笑赴市
至死不改 遺史曰建炎初旌褒死事之臣贈邈節度
使制曰朕思復艱難之業永懷將帥之任禁暴安民雖
未成衛社稷之效忘軀殉國庶得死封疆之臣又曰方
金師之入塞當孔道之雄藩邈無唇齒之依坐失金湯
之固拘原方力屍裹莫還不貽隴右之羞迄並睢陽之

操靖康小雅曰吉州防禦使真定府路兵馬都鈐劉公諱翊靖康元年秋八月金人以三鎮不可得復兩道興師入攻幹里雅布之師十四日入塞以衆攻廣信軍保州不克遂越中山而攻真定帥臣觀察使李邈措置乖謬九月六日敵遂登城邈為敵所囚時公為鈐轄以身率衆晝夜搏戰城上先是敵攻北壁公力拒之至是敵偽移攻東城邈復趣公往應之力攻兩日一夕潛移攻具還薄北城城中不知也黎明敵忽鼓衆憑堞而上城

陷沒公猶率衆巷戰麾下稍稍亡去公顧其弟曰我大將也其可受敵戮乎因策馬挺刃潰圍欲出而諸門皆為敵守矣遂之孫氏園山亭中解絛絕脰而死嗚呼古之命將未必皆武夫馬援欲以馬革裹屍方謂能處死矣真定之亡罪在李邲公知忠孝之節故不憚殺身為人臣師範亦可謂有古人之風矣詩曰將軍死綏古人所長有如劉公與城俱亡兵挈常山公以身當生竭其勇力挫戎行天未悔禍敵勢益張公雖瞑目萬古傳芳

尼堪幹里雅布會於平定軍議再入侵 節要曰尼堪自
太原東之平定幹里雅布自真定西之平定以議再入京
闕右監軍烏舍曰河東已得太原河北已得真定兩者
乃兩河領袖也乘此之勢可先取兩河俟兩河既定徐
圖過河以取東京不為晚矣今若棄兩河先攻東京苟
有不利則兩河非我有也兼太子昨已到京不能取之
幹里雅布未有語尼堪怫然而起以手去貂帽擲之于地
謂諸將曰東京中國之根本我謂不得東京兩河雖得

而莫守苟得東京兩河不取而自下昨東京軍不能者
以我不在彼也今若我行得之必矣又舒右手作取物
之狀曰我今若取東京如運臂取物回手得之矣韓里
雅布欣然稱善諸將不敢沮之入攻之計遂決于是尼堪
與韓里雅布分歸本路約會於東京 馬擴自真定府獄
中脫身西走山寨結集屯聚先是馬擴遭劉韜誣以謀
反寘以獄中得旨委提刑司置院根勘提刑司置院差
深州兵曹畢璫制勘方結案而韜為河北制置使朝廷

恐本路官觀望別委京東路勘時已七月矣擴寄繫右
獄九月金人再圍真定城陷擴猶未知是日將午而饋
食者不至遂迤邐至門則寂無人猶有一老兵曰廉訪
何不去敵人已入城矣擴入獄告諸囚盡為去其徽纒
超出擴易服竄西山和尚洞山寨結集兩河義兵各據
寨柵屯聚自保 李若水上乞救河東河北疏臣自深
入金人亂兵中轉側千餘里回至關南凡歷府者五歷
軍者二歷縣者七歷鎮寨四並無本朝人馬但見金人

列營數十官民廬舍悉皆焚毀鉗罟牖戶之類無一全者唯井陘百井壽陽榆次徐溝太谷等處僅有名存然已番漢雜處祇應公皂皆曰力不能支脅令拜降男女老幼例被陵鑠日甚一日虺殘窮苦狀若幽陰間人每見臣知來議和口雖不言意實赴愬往往以手加額吁嗟哽塞至于流涕又於山下見有逃避之人連綿不絕聞各集散亡卒立寨柵以自衛持弓刀以捍敵金人數遣人多方招誘必被勦殺可見仗節死義力拒金人之

意臣竊惟河東河北兩路涵浸祖宗德澤垂二百年昨
因蔡京用事新政流毒民不聊生繼而童貫開邊燕雲
首禍搜膏血以事空虚丁壯疲於調發產業蕩於誅求
道路號呼血訴無所塗炭桎梏誰其救之陛下嗣位之
初力行仁政獨此兩路邊事未已今戎馬憑陵四行政
陷百姓何知勢必脅從而在邑之民無逡巡向敵之意
處山之衆有激昂死難之心可謂不負朝廷矣哀斯民
之無生服斯民之有義媿起顏面痛在肺肝望深軫聖

衷哀痛之詔慰民於既往決擇之計拯民於將來上答天心下厭元元之望

十日壬寅詣龍德宮上壽先是上皇謂金人必再入京闕請帝留京師治軍國事欲自往西京治兵宰相吳敏勸上言不可也上皇向在南方已有截留諸路兵之意今幸歸京師陛下問安視膳全孝道足矣豈可以軍旅之事累之乎至是天寧節詣龍德宮上壽上皇滿飲乃復斟一盃以勸上而大臣有躡上之足者上堅辭不敢

飲而退上皇號哭入宮翌日置黃榜于龍德宮前捕闕
謀兩宮語言者賞錢三千貫白身補承信郎自是兩宮
之情不通矣 羅索陷汾州守臣張克戡死之先一日
羅索使人來城下言知州已下可出城拜降無使人民
受殺戮知州張克戡令人射敵云有死無降任你攻城
敵遂退歸云代州太原尚自為我攻城來日定為我城
羅索親提兵攻城自早至已其城遂失守臣張克戡既
知城失不與敵俱生乃具朝服望闕號拜言臣非不為

朝廷守城以張灝帶兵潛走城上無人致城陷沒臣知不能出見陛下唯以死答朝廷遂乃自縊 陶宣幹河東逢敵記曰靖康元年八月十二日余被差宣撫司幹辦公事到覃懷十三日參李宣撫十七日差往河東汾州觀河東訪察使兼制置軍馬張灝軍并斬統制官冀景并至汾州介休縣見置軍馬王以寧喻李宣撫意令與威勝軍范世雄合為一軍八月二十日至介休縣王制置凌晨已起發往威勝軍某即追路至五十里方見

王制置具傳合軍之意王制置云介休縣闕錢糧六七
日煩公在此截錢糧數日某遂日自介休縣往義唐州
截糧九月初一日起發宿孝義縣初二至汾州才入城
即見官軍枕藉于路者不可勝計問之皆起云是重傷
人輕傷人疾患人重傷輕傷皆不被賞給遷補疾患皆
無粥藥仍尅除附帶軍前拋棄糧食累日無食士每日
支米二升半止得一升八合請米錢七十文銅鐵相半
是時官中已不使鐵錢但以此充數耳或攢聚數日闕

乏止支錢會子一紙錢會子止得三四百今九月霜寒
諸軍賜衣不至有赤露被堅執銳者余即語制置使張
灝云戰士如是狼狽張無以對始灝軍汾州鄉兵正兵
約七八萬解潛正軍威勝軍地名護甲鄉兵正兵約九
萬先七月初一日張灝遣統制官折可求副統制張思
正統領軍馬解圍太原凡七日軍行三十五里至地名
郭柵營於中下四高迫窄之地中有溝澗探謀不審卓
望不明大軍止為一營十一日早賊兵至先擊左軍稍

勝又擊右軍右軍不勝突入中軍是時兩統制與應副

錢糧向運

闕

三人帳中早膳間敵騎突入流矢中向運

闕

死兩統制中軍無探謀無卓望忽見敵幟潰於軍中

元負器甲鎗刀皆未釋縛軍中驚潰兵馬填塞坑谷不

知其數拋棄金銀錢糧縑帛以數十萬計先一日護甲

地震殷殷如雷聲次日軍壞解潛僅免竄歸藍田宣撫

司聞止解潛軍前自八月十四日張灝遣副統制張思

正統軍馬由文水縣解圍太原張灝約張思正十五夜

携具入軍中相見思正答云軍中無此禮灝十五夜携具入軍中相見啜茶列盃盤聞軍中虛驚喧亂張灝急索馬馳歸須臾軍起潰散傷損千餘人矣十七日至文水統制官李安并其子忠信先登殺獲幾二三千不暇取級城中見官軍至歡呼鼓舞皆以壺漿相餽既得文水張思正更不入城留其軍保守貪功希賞遂徑趨太原未行十八日敵兵清曉至人馬困乏所負器械皆未釋縛恐我軍先動遂先鼓噪喊三聲以恐我我軍不動敵

兵遂至始發一隊自西南來相繼不絕而至我軍走山
山後絕壁我軍橫死者不知其數軍皆四走已在敵圍
中敵說令降皆脫剥赤露然後敲死得免者十無三四
使臣將佐百餘員金銀錢糧縑帛拋棄以十餘萬計後
軍統制冀京不見敵先走張灝軍一次陷郭柵一次陷
文水所失七萬餘衆余被宣撫司指揮往彼點勘軍馬
止有八千餘人馬五百疋每敵至城下杜門謹守不敢
出戰敵兵恣行剽掠無有救者文水之舉先約許孝烈

軍尅日並進至日失期張灝軍有赤露被堅執銳者有
賣軍器者有鼓唱引去者有使臣妄冒占放者將佐輩
日事盃酒更無紀律汾晉一帶已失支梧余於張灝處
呈劄乞分擘軍馬于官道劄寨照應防護糧草重傷輕
傷人速行揀選犒賞如重傷不堪出戰人權發遣向裏
將養免耗軍食病患人安泊于空閒屋宇內差使臣點
檢粥藥醫治病并諸軍犒賞支俵三次皆不被受及詢
之衆軍有云一次得絹二尺半錢二百一次不得有言

俱不得者張灝云俱是統制官並請去統制官支散不
明余觀張灝軍種種狼狽欲亟馳還宣撫司具言之九
月初四日早別張灝太守張克猷運副李百宗欲行張
灝留飯罷既行才出城門張灝張克猷運副李百宗欲
行自後相送望東北敵騎塵頭稍大余不敢返遣价傳
語云東北有塵了且亟行遂加鞭至晚抵孝義縣民云
城西方且廝殺何故官人來此余亟馳入城遣价於城
西探統制官田秀并本縣尉果與敵戰各無勝負抵暮

欲歸是日汾州發重傷人千餘人於晉絳就醫養皆為敵所殺初五日至初九日敵馬四散於村落中劫掠人莫敢出初十日早張灝遣統制官李安并田秀至回牛嶺把截至孝義縣未敢前方遣探未至至未後探至回牛嶺一帶無人馬可以行矣知縣王藝云某賤累輩凡三次皆為敵攔截不可行今輒欲附後乘如何余云甚好至申時余與田統制李統制王宰宅眷俱行百步後兩探騎至適義唐川有敵馬劄寨遂復回由西南趨溫

泉縣宵行七十五里纔曉至溫泉縣城中一空初八日
已為敵破殺者六百餘人稚子拋棄於道死者亦數十
輩縣宰簿尉俱被執諸官廳悉狼藉籠篋書帙笱亂
于廳堂間余與田統制李統制於監務廳早飯罷問路
村人云官人不可從此行敵人見執溫泉縣官員在一
山頂飲酒此去數里李統制問敵人多寡村人對云約
有三百餘欲打汾西縣余謂李統制云賢部下有一千
二百人八十餘騎田統制下有一千四百餘人八十餘

騎共一百六十餘騎三千六百餘人軍聲亦不少可以
踐起塵頭徑趨汾西縣縱未見敵交戰亦足以救護據
掠李以為然云憇此少俟田軍坐移時田軍不至余謂
李曰遣承局促之凡遣三兩輩約一餉間承局繼至云
塗中無田軍問一行人云一項人馬已趨石州路去矣
余與李愕然相謂曰制置司差田軍往回牛嶺把隘更
不相關白不稟制置司指揮趨石州豈有是理李云事
既如此日色已晚四野無人居止不若速回數里由隰

州路行至平陽府出頭即整軍起行自汾西縣至隰州
一帶人戶驚移盡起止存空屋余與李日食蘆煮粟粥
隨行人兵更無物食皆飲水足重不能行十四日絕早
至隰州城外城上皆掛搭守禦太守藍安國字伯康躬
親開門出城相接余李即入謁之問守禦次第曰人兵
止有三百餘騎人二千人糧有一月弓箭鎗弩之類悉
無却出城于行衙安下令諸軍飽食憩歇一日是日午
未間忽報制置使張灝運副李伯宗由石州路今晚宿

隰州余云二公何故忽來至申後運副李伯宗至余即
謁之問所以李漕云初十日侵夜張制置并張統制聞破
太原不相關白不令汾守知拽軍馬起行某即出來張
制置幾中流天一已中張制置右伴使臣張即馳馬走
云張制置欲往石州渡河過硤西某自來欲至絳州支
撥錢斛是時張制置張統制拽軍馬行城中官吏居民
婦女突闕而出不知其數張守知遂差人捉縛居民婦
女入城官吏居民悉竄婦女多為所執是夜西北赤色

如血至二更方散李漕云赤色如是累日矣 尼堪留
其將萬戶尼楚赫守太原率兵下太行取孟州渡河入攻
斡里雅布留其將副統碩哈遼東漢州萬戶韓慶和守真
定率兵取黎陽渡河入攻 尼堪再攻威勝軍吳革回
闕

三朝北盟會編卷五十七